蜀論（蘇轍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蜀論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潁濱文鈔/12》

匹夫匹婦，天下之所易也；武夫任俠，天下之所畏也。天下之人，知夫至剛之不可屈，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。是以天下之亂，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。蓋其所畏者，愈驕而不可制，而其所易者，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。秦、晉之勇，蜀、漢之怯，怯者重犯禁，而勇者輕為奸，天下之所知也。當戰國之時，秦、晉之兵彎弓而帶劍，馳騁上下，咄嗟叱吒，蜀、漢之士所不能當也。然而天下既安，秦、晉之間，豪民殺人以報仇仇，椎埋發塚以快其意，而終不敢為大變也。蜀人畏吏奉法，俯首聽命，而其匹夫小人，意有所不適，輒起而從亂。其故何也？觀其平居無事，盜入其室，懼傷而不敢校，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。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，則亦優柔不決之俗，有以啟之耳。

今夫秦、晉之民，倜儻而無所顧，負力而傲其吏。吏有不善，而不能以有容也，叫號紛呶，奔走告訴，以爭毫厘曲直之際，而其甚者，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，以極其忿怒之節，如是而已矣。故夫秦、晉之俗，有一朝不測之怒，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。若夫蜀人，辱之而不能競，犯之而不能報，循循而無言，忍詬而不驟發也。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，然後聚而為群盜，散而為大亂，以發其憤憾不泄之氣。故雖秦、晉之勇，而其為亂也，志近而禍淺；蜀人之怯，而其為變也，怨深而禍大。此其勇怯之勢，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。是以天下之民，惟無怨於其心，怨而得償，以快其怒，則其為毒也，猶可以少解。惟其鬱鬱而無所泄，則其為志也遠，而其毒深，故必有大亂，以發其怒而後息。

古者君子之治天下，強者有所不憚，而弱者有所不侮，蓋為是也。《書》曰：「無虐惸獨，而畏高明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禦。」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，其力不足以與敵，而其智不足以與辯，勝之不足以為武，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。嗟夫，安得斯人者，而與之論天下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